

# 從病毒談疾病的本質問題

張辛之

根據現代科學的理論，病毒是一種非細胞生命形態，它由一個核酸長鏈和蛋白質外殼構成，沒有自己的代謝機構，沒有酶的系統，離開了宿主細胞就不能獨立自我繁殖。一旦進入宿主細胞後，它就可以利用細胞中的物質和能量以及複製、轉錄和轉譯的能力，按照它自己的核酸所包含的遺傳信息產生和它一樣的新一代病毒。因為病毒沒有獨立的代謝機構，不能獨立地繁殖，因此被認為是一種不完整的生命形態。

在修煉中，我們明白了病由業力所致，業力存在於另外空間，滲透到我們這個空間中來，它就是病毒。我理解病毒到我們這個空間中，就是為了討債和取命的，因此它有特殊的生命形式，和這個空間中其它的生命形式有很大不同。

密度很大的業力團出現時，在這個空間就表現為大規模傳染病流行。因為它是從另外空間來的，給人感

覺是病毒突然從天而降，不知來自何處。它在另外空間滲透，也不受我們這個空間的時間場制約，傳播的速度和範圍很難用現代科學的理論解釋。例如，著名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在7天內橫掃美國大陸，3個月內傳遍全球，導致4千萬人死亡，這樣的傳播速度在當時交通工具落後的情況下是不可思議的。它可以在不同地區同時滲透，就造成地球上相隔遙遠的地區同時爆發，並能在人口稀疏或與世隔絕的地帶迅速傳播。而病毒消失時，也通常神秘地銷聲匿跡，無影無蹤。事隔若干年後，它有可能在另一個地方降臨，引發另一場災難。究其根本，就是因為它是來自於另外空間。

既然病毒是業力在這個空間的反映，那麼如果不動它在另外空間的本質，只想在這個空間根除病毒是不可能的。即使藥物能有效的去除一種病毒形式，只要業力還在，他完全可以換一種形

式，表現為病毒的抗藥性突變。例如，流感病毒的突變是持續性的，但因為突變的幅度不大，所以去年的疫苗在今年還能起一些防預作用。但是，每過一段時間，會有更大的突變，對人體來說，就像一個全新的病毒，

一旦爆發，其速度之快，根本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分離製造出新的疫苗來阻止它的傳播。正見網也報導了野生型脊髓灰質炎病毒的出現和抗藥性愛滋病毒不斷增加的事實。這些都是現代科學無能為力的，因為它的治療方法

只能針對這個空間，不能觸及另外空間的業力。

筆者曾患口腔單純疱疹多年，醫生告知無藥物能治癒。疱疹病毒潛伏在體內，每當身體勞累時就會復發，有時嘴唇上的舊泡未消，新泡又出現了，苦惱不已。自從修煉法輪大法以來，疱疹就不翼而飛了。修煉是從本質上，從另外空間消除業力，這才是在這個空間根除病毒的唯一途徑。

## 死亡與復活：鐵拐李“借屍還魂”的故事

編者按：在基督教有耶穌復活的記載，在這裏有東方的“鐵拐李”借屍還魂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在世界各地其實還有許許多多。有些修煉故事中也提及人的身體就如同同一房間，在這一輪迴中人就生活在裏面。其實人的真正生命是元神，我們的身體就如同同一件衣服。

如果我們從這一角度去認識問題，我們對人世間的死亡再生就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對有些傳說中的復活也不再是天方夜譚，對人的瀕死體驗也不再神秘莫測。

一個有關“八仙”之一的鐵拐李得道成仙，



待李神遊歸來時，已不見了自己的軀體，魂魄無所歸依。恰好當時附近路旁有一餓死的乞丐，剛剛斷氣不久，屍體還算新鮮，李於慌忙之中，便將自己的靈魂附在了這具乞丐屍體之上。借屍還魂後的李玄，與原來的李玄已面目全非。蓬頭垢面，坦腹露胸，並

破一足。為支撐身體行走，李玄對著原乞丐用的一根竹杖噴了一口仙水，竹杖立即變為鐵杖，借屍還魂後的李玄也因此被稱為鐵拐李，而原來的名字卻反被人們忘卻了。

(轉載新生網 www.xinsheng.net)

“借屍還魂”的傳說。相傳鐵拐李原名李玄，曾遇太上老君得道。一次，一日神遊華山赴太上老君之約。臨行前，囑咐徒弟看護好遺體，囑他的徒兒七日不返可化其身。然而徒兒因母親病而欲歸，六日即化之。

## 研究發現：大腦死亡後，意識仍存在

據路透社6月29日消息，一位研究心力衰竭病人的英國科學家說，他已獲得證據，表明在大腦已經停止工作，病人已經臨床死亡之後，其意識可以繼續存在。

在加利福尼亞技術學院，當這項研究向科學家們公佈後，關於死後是否還有生命以及是否存在人的靈魂的爭論又重新活躍起來。“這些研究的意義非常深遠。我們有一組(病)人，當他們的大腦顯示出沒有活動時，他們卻具有條理清楚而明晰的，伴隨著推理和記憶形式的思維過程。”來自

英格蘭南安普敦綜合性醫院、作為一直在研究瀕死經驗的兩個醫生之一的山姆·帕爾尼亞在一次採訪中告訴記者。

帕爾尼亞說，“我們需要作規模大得多的研究，但可能性確實存在。”他表明甚至在人的心臟停跳、呼吸停止、以及大腦活動為零時，其意識或靈魂仍然在思考和推理。他和同事們進行了整整一年的開創性研究，研究成果載於《復蘇》雜誌二月號上。此項研究極具前途，以至於醫生們籌建了一筆基金，資助進

一步的研究和繼續的資料收集。

帕爾尼亞說，在此項開創性研究中，六十三個據信已經臨床死亡而後來又救活的心力衰竭病人，在他們經歷後的一週內接受了採訪。其中，五十六個說他們對於自己處於無意識狀態那段時間沒有記憶，而七個說有記憶。其中四例被列入瀕死經驗，因為在醫生斷定他們的大腦停止活動後，他們敘述有明晰的思維記憶，推理，到處活動，並與他人交談。

## 抄寶書 斷手回春 恒心

父親年邁，八十多歲了，從小是孤兒，吃盡人間辛苦，靠他祖母撫養，小時沒有歡樂，唯一愛好是寫字。沒有錢買紙筆，就用竹枝在沙地上寫，祖母去世後，進了孤兒院。因為字跡工整，規規矩矩，又讓他讀了幾年私塾。解放後，到大學工作，也一直離不開這一手好字。不幸的是，文革後，有一次將右手腕骨摔斷，整個手腕骨折了一百八十度，全部斷掉。從此一舉筆，手便疼痛萬分，也就“刀槍入庫”，不再“用功”了。

父親97年在加州見到師父，先將抽了半個世紀的煙戒掉，然後開始抄書。每每早上三點半，準時醒來，立即抄《轉法輪》。師父所有的書都抄了幾遍了，認真真，一點都不馬虎。

我有一天終於沒憋住，問他：“爸爸，你過去常喊手痛，最近有好久沒聽你抱怨了？”他說：“是啊，真是神奇，這隻手愈抄書愈熱，手一點也不抖，也不痛，抄了幾年了，我自己也不相信已經有這麼多了。”牆上，堆了一大疊，桌上也是，高高地全是手抄本。“是師父的書有法力啊。我經常一抄書，2-3個小時，甚麼也不知道就過去了，彷彿在世間一切都凝在這筆與這紙間了。我甚麼都會忘了。可以不吃不喝，就這樣痴痴的一直抄下去。”用他樸素的語言，對我說。其實他哪裏是痴痴地抄呀，他在那個空間可比這兒有趣得多，那兒甚麼都俱全，甚麼都能感應到，只是不想告訴我們罷了。